

荒村神俠

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盜劫來。怎麼不記得的。呂智遠甯神細想。纔明明白白。驚訝道。我被盜劫。你亦被盜劫的麼。爲何也在這裏。天生把自己出來尋找。及湯鐵錚所說。李衢指使的話。如數告訴他。呂智遠哼了一聲。心裏越發契重。薛天生爲人。心裏又感激他搭救。不然要死於賊人之手。乃說道。如今我不能行。而此地又不宜久居。離衙很遠。將如之何。天生道。這個甚易。何用憂愁。卽用一張竹椅。令幾個賊人。抬著呂知縣回衙。却說呂智遠本是寒儒。他父親叫做呂良。是個放牛的出身。主人翁姓潘。名春。家中田地連阡。不下數千頃。潘春有一種迷信。平時常對人言道。人家要得子孫發達。功名富貴。妻財子祿。兼全者。須在祖上坟塋研究。不得到好風脈。子孫焉能騰達。適值他父親潘有仁病故。潘春仗意家中山田甚多。請了無算堪輿先生。在家東裏去卜地。西裏去卜地。將所有山田。完全卜盡。纔選到一塊吉址。說是雖無帝王之尊。却有公侯之位。潘春大喜。營築成功。擇定吉日。擬將他父親靈柩葬於此地。後來他的子孫。必定發財發福。不意有天夜裏。潘春正在朦朧之際。突來一人。對他說道。所卜之地。乃是呂公佳城。你家何德。竟葬此呀。如違必有天殃。潘春醒來。却是一夢。不敢以妖夢目之。卽行另擇。一日。呂良到田間放牛。忽然天降大雨。雷電交加。風狂雨急。迷不知路。呂良沒法。卽躲在潘春開成功的坑內。雨似盆傾。不到片刻。這坑內已注滿水了。呂良

年老。怎能得出。遂淹死坑內。次日。潘春見呂良放牛。一夜未回。乃著家人去找。回報呂良被水淹死。坑中。潘春大驚失色。自忖道。怎麼這般湊巧。然則我前次之夢。即應在他的身上嗎。不其相信。親自前去看時。那裏還有坑在。已長成一丈多高的土山。潘春乃令人到呂良家裏。將他妻子帶去。告所以然。呂良夫人戚氏。聞知這信。號啕痛哭。這時呂智遠。方才五歲。潘春見他生得氣宇非凡。知爲將來必主大貴。是廟廊之才。隨對戚氏說道。你夫已死。哭也無益。你母子生活。完全歸我担承。大放寬心。不要憂慮。說罷。將他母子留下。替呂智遠攻書上學。真是天生資質。一目十行。過不再誦。穎悟絕人。潘春大喜。以長女蓮華妻之。及智遠十三歲時。已舉進士及第。不二年。分發鹽源縣知縣。未曾到任。即發下誓願。要把衙門中的弊端一概除去。於民間有利者興之。他因爲出身寒微。知民疾苦。所以一到鹽源。是凡衙內舞弊各事。被他除去殆盡。親自又在外。明察暗訪。所有地瘠土棍。及不正行爲者。拿去就辦。毫不徇情。王瀛李衢這兩人是本城最著名的。呂智遠正在設計除之。偏巧遇著薛天生打死他兩個人兒子。而呂智遠以爲作惡果報。不肯重辦。天生又因天生出世種種奇聞。一心要開活他。故萬選青雖替王李進若干好言。無如呂智遠胸中早已有見。到任以來。雷厲風行。王李探聽他是喬鳳岡吏部天官的門生。不容易辦他。離任。

即於暗中買通飛簷走壁有名的兩個大盜來。害呂智遠。這兩個大盜就是上文所表的湯鉄錚。何海龍。該應呂智遠命不派絕。眼中賞識了一位蓋世英雄薛天生。親到龍潭虎穴裏。把呂智遠救出。同到鹽源縣衙。刻不容緩。當卽標了硃籤。火速差三班六房。前去捉拿王瀛李衢。衙役怎敢有違。領了硃籤。如狼似虎的去了。不多一會。將王瀛李衢兩家老幼大小人口。一併提拘到案。呂智遠隨時升堂。傳王李訓問。尙未開口。忽有一人在堂下放聲大哭。口喊青天救命。呂智遠將待要問。薛天生已跑至那人面前。抱頭號泣。試問堂下哭的這人是誰呢。原來呂智遠被賊劫走。薛天生跟去追尋。王瀛李衢得著這種消息。明知是他差來的。他反說呂智遠拋官失印。與薛天生私自逃走。急急忙忙。送信把他舅舅竇大章。請竇大章賄囑蘇兵科。出了一道行文到四川撫台。辦他個拋官失印。私自逃走的罪。其實是遮蓋自己勾引強盜的惡名。一面著人到荒村裏。去將天生的父親薛盈祿捉來。百般拷打。問他兒子下落。教他交出天生方始罷休。不然就要他老命的。問其盈祿在家。見兒子一夜未回。疑疑惑惑不知何故。正想上街尋找。突來一班兇煞神。不問長短。八抓。抓着盈祿就走。如同老鷹攫小雞一般。可憐盈祿是個鄉愚。那天見過這樣。怎不嚇得大掠小怪。後見呂大老爺出差。將他們人等一律拘提到案。他就哭哭啼啼。欲訴自己冤屈。萬

不料這其中原由。到鬧出許多亂子。呂智遠見他哭得悲切。又見天生抱他的頭哭。乃問天生道。這是你的什麼人。天生未及回答。盈祿卽數長道短。說過不了。盈祿聽罷。真是怒上加怒。不問皂白。喝令差役。將幾根無情木。攢在堂下。將他兩人撈起。一邊六個。兩頭共計十二人。站在水上用盡二十四分力氣。王瀛李衢行爲雖屬不端。却非江洋大盜可比。這種非刑。怎能的受往。狂呼沒命。呂智遠怒氣未息。仍是拍定令牌。教人加力。王瀛李衢連便溺都出來了。誰知頃刻之間。沒有一些聲息。竟嗚呼哀哉。差役不復再撈。下來說道。啓稟大老爺。王李二人。昏死過去。須鬆了撈棍。用冷水噴之。方能過來。遲則救恐無益。呂智遠道。也好。爾等依法辦之。差役答應一聲。連忙解去撈棍。噴了幾口冷水。俱是直挺挺的。睡在地下。只回了一口冷氣。差役慌張起來。說道。不好了。他們齊到森羅殿上算帳去。怎麼好呢。呂智遠不甚相信。說道。那有這回事。本縣素來曉得他們詭計多端。故意假裝死去。恐嚇本縣。羞役答道。實係真死。並非假裝。呂智遠親自下堂。仔細看時。果然不錯。心裏未免有些著慌。忙把萬選青請至。告以拷死王李一事。並問用何計策。脫離自己關係。萬選青因爲幾天前。碰了他的大釘子。心裏很不愜意。隨口答道。貴縣問起這件事情。在他人。實在不好說。得到覺得有些棘手。在你這一方面。却是無關緊要。最好招呼他的家屬。到此領

屍罷了。有甚說頭。好在現有行劫的強盜在此。是個憑證。呂智遠聽他這冷言冷語。曉得是一派壞話。也不與他再說。卽吩咐差上去抬兩口棺木。且將王李屍首盛起。自己將欲退堂。有人來報。撫台那裏有行文來到。呂智遠不知何事。忙把來人請入。拆開看時。只見上面是說他貪圖無厭。慾海難填。如虎如狼。擇人而食。草菅人命。有錢則生。不以蒼生爲念。國律何存。飽自己之私囊。良心不顧。拘院究治。按律懲奸。以儆貪官。而重國紀等語。智遠看罷了。大驚失色。嚇得半句話說不出來。暗自忖道。這廝手段。真利害呀。怪道萬選青說的不錯。前次之事。乃是薛天生所爲。如今竟弄到我個人身上。若何辦理呢。萬選青那廝。他不肯爲我設謀。想來想去。無計可施。再加撫院來的一位州司。催促就道。迫不及待。急如火。智遠沒法。只得帶著天生父子。並何海龍。湯鉄錚等衆。跟著州司。來到撫院。却說這位撫院。姓鄂。名雷。當日是兵科蘇大人。保舉出來的。又曉得呂智遠來歷。今日爲王李事故。是蘇大人行的公文。到他。怎不加倍恭維。以酬答昔日之情呢。那日見呂智遠等人。俱已拘到。便問案中情由。呂智遠據情實訴。談了一遍。鄂雷又問湯鉄錚。何海龍兩人。曾受李衢買通強劫。呂知縣嗎。湯何二賊。見王瀛李衢雖死。已在上峯告準了。呂知縣卽把以上的供詞。一概翻變了。要知供詞怎樣改變。且看下回書中再說。

第五回 鄂撫台拘提呂知縣

薛好漢途遇穆紅菱

話說湯鉄錚何海龍回鄂雷道我等與王李平昔毫不相識。那能買通。且民人向以務農爲業。曉得官法如雷。不敢爲非作歹。惟有那天晚上。呂大老爺同一個姓薛的孩子。裝著平人。走到我家裏。借宿一宵。次日早上。他對我說是某處知縣。出來私訪。行走不動。請我們送他回衙。小人們因他是位縣太老爺。怎敢不遵。就把他送回來。承他之情。要留我們頑一天。只說他是好意。誰知心懷不測。誣栽小人們打劫。這不是沒有良心嗎。求青天大人。可憐小民無辜。釋放回家。則生當隕首。死當結草。鄂雷把頭點了兩點。笑向智遠道。看你着實有移花接木。李戴張冠之才。到任曾幾何時。竟敢如此。若有一年二載。小民無遺類矣。呂智遠道。卑職何敢妄爲。適纔湯何二賊。盡是一派胡言。如不相信。現有供詞在此。說著。即將湯鉄錚何海龍供詞呈上。鄂雷望也不望。置在一旁。隨說道。據你稟稱。湯何兩人。俱是胡言。究竟王瀛李衢怎麼死的呢。呂智遠稟道。這是卑職用刑太過。致將兩人拶死。鄂雷拍案大怒道。卽此一端。便知其餘。本院早知你是牧牛子。一朝發蹟。遞爾如此。不以人命爲重。有話你去見主上講罷。提起筆來。做了一道奏章。將他的劣跡。合盤托出。又加上若干的壞話。總之。欲加之罪。何患無辭。一面派人把薛天生父子呂智遠三人。解往京城。走不兩日。

行至莽山左右。一彪強盜蜂擁而出。手裏都執著長槍大戟。殺上前來。押解的公差早已望風而逃。單單剩下他三個強盜。打開囚車。不問長短。就來動手。呂智遠喝道。我雖犯罪。究係朝廷命官。鼠輩安敢如此。衆賊答道。我們專殺貪官污吏。爲人打不平。你既是朝廷命官。爲何如此。想必貪贓無疑。不如殺却。替小民除害。邊說邊拿刀槍砍到。薛天生打在囚車。身負重刑。見勢不諧。渾身一抖。脫去繯靠。從車上躡出。兩手一分。將七八個強盜。推得跌跌爬爬。順便奪過一根槍桿。舞了一下。那槍桿拆爲兩段。傷死數人。衆賊仗恃人多。一箍腦兒圍著天生。你一刀。他一槍。如雨點相似。雖在他身上砍了無數的刀。戳上無數的槍。都不能入他皮肉。天生並不還手。等大衆殺得筋疲力倦。不向先前那般勇猛。他纔說道。你們怎麼不殺衆賊。未及回答。已被他捉住一個。一手抓著一腿。向兩面分開。聽得一聲響。一人早分爲兩人。他就將這兩個半邊人。抓在手中。當做兵器來打衆賊。末後上來一個。手裏執著一柄四尺多長的銅人。擋著天生說道。你有多大本領。如此放肆。不妨過來。你我比個高底。天生朝他一望。那人生得面如重棗。兩眼凸出睛外。凹臉心。鷹鉤鼻子。上下四個虎牙。伸出唇外。滿嘴髭鬚。身高八尺有餘。穿一件鉄甲。脚上鞞住一雙爬山虎的鞋子。聲如巨雷。看他這般樣子。料定是個勁敵。也就不敢大意。站定脚步。答道。聽你吩咐好了。你

要怎樣就怎樣。我薛天生不回避的。但是你的名姓先行報來。小爺不打無名小卒。那人道。你問我的大名。可站穩了。待我告訴你。我姓熊。名飛虎。綽號蓋世天王。周近數千里內。聞我名者。望風而逃。薛天生冷笑道。原來你就叫做熊飛虎。好好我不與你比鬪。你先給你用手中的兵器。打我幾下。後再把我打你好麼。熊飛虎一聽。自忖。他纔多大口氣。我這銅人。計重一百二十八斤。又加上我的用力。不下千斤。上下居然教我用這東西打他。在我想來。必定有意嚇我的。不能受他愚弄。先打一下子。給他嘗嘗。說道。薛小子。即依你這般說。我打你時。不是跑了的。嘴裏說著。他那銅人。早從薛天生頭上打下。薛天生哼了一聲。隨說道。一點勁捨不得用。到把我打得發癢。請你快些接二連三。纔遂我的心願。熊飛虎見他安然無恙。將自己的舌頭嚇短了。半句話兒。說不出聲。惟有中心明白。天生道。教你快些。怎麼反不動手。你回一聲。我就還你的賬。熊飛虎掙了一會。纔說道。我我我不打了了。佩佩服你。是是是。好漢漢。天生道。你不打我。我還要打你呢。一下抵一下。有言在先。不可狡賴。說著。來取那個銅人。熊飛虎抽身就走。天生在後追趕。轉了幾個曲折。不見熊飛虎的去向。山前山後尋找多時。一些影子不見。以爲山頭突多。躲在那處山凹裏。由他去了。即便回頭。走至原處。一看車子與人。一概沒有。頓腳道。這却怎麼好呢。怪我大意。中了賊。

人奸計。諒來仍在這山中。不得到遠處去的。慢慢的尋。各處峯頭找遍了。也要有個水落石出。其計遂決。後往莽山中。仔細尋覓。一連三天。不但在山上未找著一人。連往來行路的。也未看見半個。驚疑不決。肚裏飢餓難忍。自言自語道。我到附近村莊中探問一下。或者可以曉得底細。也未可知。遂從山裏出來。向前直奔。跑了半天。沒有村落。只見路旁放著一担山柴。歡喜道。這不是有人在此嗎。大半還在裏面打著柴呢。我等他一等。俟他出來。不妨細細談談。正說之間。聽見亂草相敲之聲。抬頭看時。乃是一位十五六歲的女子。冉冉而至。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。閉月羞花之貌。傾城傾國。人世罕有其匹。頭戴一頂紅纓雨帽。身穿一件淺月色湖縐緊身上罩松綠繡花盤金羅裙。蓮船蕩漾。煞是可人。腰間插看一柄鋒鏑的板斧。低頭直向前走。天生看罷。驚疑道。荒野之地。那得有此美人。古語云。荒山出俊鳥。信不誣也。即走上一步。恭恭敬敬。向那女子一揖。喊道。大姐。那女子見有一個醜陋不堪的男子。站在面前。猛然吃了一驚。頓時滿面通紅。嬌羞不語。停住脚步。雙眸斜盼。低聲問道。你是誰。何天生聽那嬌滴滴的聲音。真夠消魂。再看他的面貌。凜若冰霜。不可干犯。徐徐答道。小生姓薛。名天生。鹽源縣人。路經莽山。途遇強冠。刼去同伴兩人。尋找數天。杳無形影。想到村舍問個下落。而鄰近又無鄉莊。適見路旁担柴。知係有人在此。故立片

刻問個所以。並懇惠賜一餐。以充枵腹。望大姐可鄰我。患難之人。施行方便。那女子輕啓朱唇。細聲說道。這到不算什麼。公子如不嫌野味草蔬。卽請跟我同行。天生道。小生何敢過望。能得一飽。已屬萬幸。說著。同在樹林走出。那女子將那担柴挑在肩上。天生擋着道。我看大姐鞋尖足小。這担柴有一二百斤重。怎能挑得動呀。讓小生効勞。大姐歇息罷。女子笑道。今朝遇見你來。這草給你去挑。你若不來。倩誰替我挑呢。說罷。如飛而去。天生在後相隨。約計百里。乃至一座高山。聳入雲霄。中間有條小道。直上直下。無階級可登。那女子上去。如履平地。毫不爲難。瞬息之間。已達最上上。乘真是登峯造極。山頭上面。廣約數十畝。一塊平地。都是石頭鋪成。自不待言。而住的屋子。也用大小石頭。一塊一塊疊起。有位瞎老嫗。坐在當門。女子喊了一聲媽呀。女兒回來了。那老嫗道。我聞有生氣。誰同你回來的。女子道。是位過路的人。因爲腹飢。向我求一頓餐。是以同來。天生驚訝道。我到這裏。無一點聲息。他又是個瞎子。居然曉得有生人到。我看他母女倆。必不是非常之人。他既曉得我在這裏。不免上去替他請安。卽走一步。至瞎老嫗面前。行了一禮。順口報了名姓。瞎老嫗伸手將他扶起。說道。不必客氣。且請坐下。肉已煮熟多時。紅菱快些取來。陪這位貴客吃。我也覺得有些飢餓。要吃了。女子答應一聲。抽身便去。天生纔知這女子芳名。叫做紅菱。

正欲問那老嫗姓甚。而紅菱兩手端着有扁大的銅鍋。放在地下。裏面盛着滿滿的肉。每塊足有二三斤重。三把鋼叉。邀天生坐定。三人拿起鋼叉。戳那肉吃。鮮美異常。肉有兩塊。形似手指。紅菱驚問道。媽呀。這是什麼東西。放在裏頭。老嫗道。你認不得麼。就是常來的那物。今天自你走後。他又復來。被我追了一程。寶劍擲下。恨未傷他要害。只剝下兩個腳指。我故洗刮乾淨。與肉一同煮出。紅菱頓時氣得蛾眉直豎。杏眼圓睜。怒說道。我每屢次讓他姑憐他。不易得到這步地位。無如他不想生命。一心要死。却亦怪不得我。你老人家陪這位客人。且吃住罷。我去找他。就來。天生道。是什麼人。請大姐少待。小生與你同去好麼。紅菱也不回答。在石柱上。拿下寶劍。向腰裏一懸。說道。不敢有勞。少刻再見。身子一閃。倏忽不見。要知這勁敵是誰。紅菱勝敗如何。且看下回書中分解。

第六回

穆紅菱西山戰蛇怪

薛天生石屋見家師

話說紅菱打天生一聲招呼。執著寶劍。身子一閃。人已不見。天生尋思道。我看此女。必定是個劍俠派。諒來這老嫗亦是不凡。大半我與他母女倆。比較起來。誠恐不及多多。究竟未知他的來歷。這種出類拔萃的人。當面豈可錯過。須要問個明白。遂說道。承蒙賜肉。永感大德。但是你老人家尊目已傷。猶能與人抵敵。小子很不明瞭。乞

賜詳示。瞎老嫗歎道。不瞞你小哥說。亡夫穆天在世時。曾學得一生武藝。各種技術。無一不精。無一不曉。而吐納劍術。尤其所長。仗恃自己。有驚人絕技。遨遊天下。以打抱不平爲事業。滅惡人爲生涯。誰知世界上的好人少。惡人多。殺之不盡。好比亂草一般。這裏未芟除得完。那裏又起來。他就今日到東。明日到西。聞說那處有個惡霸。他就吃盡千辛萬苦。誓必除之。方纔甘心。因此與惡人結下如海深如山高的仇。合同一心。用暗計把他害死。爲首的人。是五台山慧明寺住持佛如。那時我分婉這女兒。纔有七日。又患雙眼。聞得這個凶信。心裏發急。恨不登時去替丈夫報仇。無如精氣未能復原。又急又悶。由此一雙眼失明。初時頗覺爲苦。後經習慣。也就罷了。近來以耳代目。與常人無異。小女生時。乃是七月天氣。在菱角田中。適有紅雲一片。籠罩扁舟。產後紅雲漸發。故取名紅菱。亡夫曾說此女來歷非凡。宜配乘龍快婿。不意生未數日。亡夫遭此奇禍。遺下我母女倆。依靠無人。又聞人說佛如這廝。嘗嘗要將我母女殺掉。以免後患。在那時光。無如我兩目失明。不敢與他抵抗。所以逃遁到此。滅跡消聲。意在女兒長大。再替他父親復仇。住此十三年。不曾干預外事。紅菱技藝。也有個大致無差。預備再遲一年半載。我與他去同找佛如那廝。孰知數月之前。突來一位美少年。丰度翩翩。舉止大家。出語不俗。自言姓余。名白常。要入贅吾門。黃金白

玉聽我所求。毫不吝惜。我聽古人說過。嫁女擇佳婿。毋索重聘。且我又是孤單一人。要這財寶何用。只求其門第清高。人才出衆。我因不知他是那裏人。心想訪個實在。可否再定行止。當時我便回他。遲幾日再說。那曉得這余白常竟留戀不去。現出種種醜態。與我女歪纏。我女大怒。取出寶劍欲殺之。他纔嚇走。由此三五日。卽來一次。來則囉哩囉囉。我著紅菱出去探訪。究竟是誰家生此輕薄兒。訪了數日。未有確實。末後那一天。纔得到他的真消息。天生道是那家的呢。瞎老嫗道。你問是那家的呀。這話說來。要把你嚇煞。他是西山白龍洞。千年得道的一條巨蟒。能變人形。紅菱對我說知。卽欲除之。我可憐他修煉千年。始有這些道行。一朝殺却。豈不是前功盡棄。故阻止未許。不料他屢次不休。想必他生在上。嫌其不大耐煩。非殺却不克。天生聽他說罷。驚異道。此蟒既有這般道行。能變人形。諒來亦不易除。令媛一人。堪與抵敵麼。不然。小子也可助他一臂之力。免生意外。不測。瞎老嫗笑道。你有多大能爲。說此大話。來來。且給我摸一摸。便知可否。天生卽走至他的跟前。由瞎老嫗由頭至脚。及前後心。左右手。週身摸遍。點頭天。可以可以。惜乎未有內功。若再加數年磨煉。當爲天下第一人了。天生見他一摸。便知人的本領高低。很爲奇怪。卽問道。你老人家摸我。何以知道我沒有內功。瞎老嫗道。問我所以。這不可以言喻。但是內功與外功大。

不相同。適纔摸你。知你是銅頭鉄臂。生成一付體質。他人不可強求的。卽是如此。要想勝你。亦不易易。天生聽他這一番誇讚。喜得眉飛色舞。勃勃欲動。站起身子說道。我去看看令媛就來。瞎老嫗道也好。由此直向西去。約計一百二十里遠。卽至西山。天生哼了一聲。放開脚步。依老嫗之言。向西而去。行不老六七十里。遙見一座高山。隱隱約約。有兩人在山上比關。他曉得紅菱與那白蟒。已經動起手來。不敢怠慢。加倍用力向前。一霎時間。已抵西山。再一細看。那條白蟒盤在地下。足有二三十畝田的位置。身段等於車蓬粗細。上截是個人身。紅菱站在半空中。揮動寶劍。與蛇比關。蛇卽將嘴裏甩子。伸出伸進。長有丈六。當作兵器用事。紅菱在空中騰高。蛇亦騰高。或高或低。無不自然。天生呆看半晌。自語道。若大的巨蛇。這還了得。到教我不好下手。未帶寸鉄大的兵器。怎麼辦呢。一邊想。一邊看。有兩個時辰。各不相下。未見輸贏。天生忽然想出一計。說道。我何不到山上。搬塊石頭。拋在他的身上。或者能將他的身段打成兩截。也未可知。說着。急急忙忙。跑到山頂上。搬起一塊大石。抱在手中。對準蛇身拋去。可巧打在蛇的中段。那蛇動也不動。惟把尾尾掃了一下。打在天生站的這個山頭上。那座山頭。頓然崩倒。天生隨着石頭。滾到山脚下去。天生大驚道。看他這般大的力氣。若是打在我身上。不是成爲兩段麼。雖在山上。面滾到地下。幸不